

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 一位特出的校友龔繼成先生

陳蘭蓀敬述

楔 子

三十多年了，玉如姨母仍舊住在那老地方，一眼看上去已很頹敗了。那是一個蕭瑟的冬日下午，日影淡淡，永巷寂寂，我正打算按着門牌找過去，抬起眼來，陡然地遠遠望見，一個白髮皚皚的人頭，在一個二樓的窗前張望，不必再仔細辨認了，這一定是我幼年暱稱好爹的玉如姨母，她接到了預告，正倚窗等候我這個少小離家，現在也已繁霜兩鬢的甥兒哩，眼眶裏的酸淚，不由自主地順兩頰流了下來。

※ ※ ※ ※ ※

航空旅行的時差，將日夜倒了過來，耳朵裏有姨母喃喃的語聲，眼皮不知不覺地垂了下來，但我並沒有睡熟，覺得一條毯子蓋上身來時，我就睜開倦眼，她愛憐地拍拍我的膝蓋：

「你歸你養神，我歸我講話。」

※ ※ ※ ※ ※

「你問那些勳章，亂糟糟不知攪在那裏去了，你姨爹如活着，也一定不會在乎那些鍍金牌子的，我所以也就沒有擺在心上了，不過現在提起來，倒起碼應該把名稱、國度記下來，讓子孫曉得一下。」

「記不記得那些國度？」

「記不齊了，好像美國、英國、法國都有的。」

「是呀，我來弔孝時看見有一大盤，放在遺容前面。」

「這些不要去說他了，我看過你交大友聲上寫的文章，你姨爹自小喜歡你，你應當花一點功夫，把他一生的事，揀緊要關目上的記點下來，至少讓你的表弟妹和他們的子孫，有一個存錄，知道他們的父、祖是怎樣的一個人。」

龔繼成先生行述

當工程師是一項費勁大而酬報未必甚厚的行業。但在本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凡是成績好而有才氣的青年，十之八九要進大學工科，而社會風尚，也一致鼓勵，要是誰家的子弟考進了工程科系，父母引為自豪，親友齊聲讚許，儕輩一致欽羨，大有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之概。現在回顧起來，恍然領悟出這風氣的歷史背景。中國從滿清末葉的失政到民國初年的內戰，這一段時期，大體上以先後兩次的中日戰爭為始終——甲午之戰和八年抗戰——在那半個世紀中，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外力的凌侮，作為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份子



時任滇緬鐵路第二總段段長

，都有了切身的屈辱感，憤懣感，反應到對自己要學的，學成後要做的，已不是承平時代一般所追求的名、利、權勢這種目標；而是投身去達成一個時代的使命，要在科技上迎頭趕上別人，讓自己的國家和張牙舞爪的列強，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種意念的強弱，隨人而異，大多數人，這是一種迷濛的，下意識的願望；直覺地認為這是男子漢、大丈夫該學該做的事，雜以多少個人成就感；甚至是直接了當的追隨社會潮流，不得不然；但在少數傑出之士，工程是一種武器，當工程師是投入一個戰鬥，磨頂放踵，鞠躬盡瘁，不要說名、利、權勢等視為塵土，就是生命也未必放在心上。現在我為文追述的龔繼成先生，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抗戰的最後兩年中，龔先生任滇緬鐵路局局長、兼滇緬公路局局長、兼中印油管工程處處長、兼軍事委員會所屬工程委員會總工程師、兼單竹、白土驛、簡陽等軍用機場工程處處長，於日本投降後的兩個月以腦溢血死於任上，享年僅四十五歲。我現在以虔誠的敬意，列舉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一身所兼領的職銜，絕不是借此褒獎他——以我所知的龔先生，對



在斯文赫定期測隊中攝於新疆

這些是完全不屑一顧的——我不過藉以說明一個事實，龔先生確確實實是做死的，忙死的，我相信任何人都會同意，這是巨人尺度的任務，以血肉之軀一肩承擔。尤其是這四大工程，和當時的軍事樞機，國家命脈，息息相關，猶如古代的立下軍令狀一般，許進不許退，許成不許敗，而且一下子立了四條軍令狀，可以想見精神上的壓力，體力的透支，都超出極限以外，像一根太緊的弓弦，如何能不崩斷？不過我也確信龔先生死而不怨，死而無憾，他為他的國家，獻出了生命，為他的母校，作了有力的人證；為他的家族，留下榮譽；為他的後人，立下了楷模，他達成了時代賦予他的使命。雖存世僅匆匆的四十五年，他的功業，不論在歷史上有無記載，也自於默默中千古不朽了。

龔先生是我的姨父，龔夫人季玉如女士是先母的堂妹，我從襁褓中起，就得玉如姨母的寵愛，她于歸龔氏，我大概是五、六歲，已稍懂人事，在外婆家人們的口中，聽到這位季家的新女婿，是唐山大學畢業的，從講話人的神態，隱隱約約地覺得這唐山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地方。

早期，姨父在杭江鐵路做事，我家在鎮江、上海、無錫等地住，姨父閒中來探望一下，在我的印象中，這位姨父嗓門宏亮，衣着落拓，一頂呢帽，在手裏揉來捏去，繃得不成樣子，腳上的皮鞋，前後跟都磨白了，小孩子家，天真爛漫，暗暗為從小親昵的姨母抱不平，有一次，我偷偷地問母親：

「龔家姨爹是不是很窮？」

「你怎知姨爹窮？」

「怎麼他的帽子皮鞋都是破的？」

「小人家子勿要瞎說，姨爹已經做了總段長了。」

「總段長是不是交關大？」

「當然交關大，儂大起來做到總段長，姆媽就蠻開心了。」

自此之後，我就漸漸明白，做大事體的人，並不一定要像我做銀行的父親，永遠是衣冠楚楚的。年齡一年一年大起來，對姨父的作風，從懂得而敬重了，而同時，對他也有些怕起來，因為這位磊落不羈的姨父，直爽得使人吃不消，每次到我家來，一定當着我父母之面盤問我的功課，過得去就沒有什麼；稍為差一點就會現開銷：

「蘭蓀，你說你大起來也要進唐山交大，不用功那能進得去？」

那時我的面紅耳赤，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每次聽說姨爹要來，就要自我盤算一下，這次過不過得了關，逐漸體會出一個道理來，受獎還是受責，其實操諸我自己，光軀心是沒有用的。

到我進初中，有好幾年不見姨父的影踪，從大人口中，聽說他被鐵道部派了跟瑞典籍的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勘測蒙古新疆一帶的地區，這件事的實在性質及目的如何，我所知不詳，僅從姨父事後的口述及旁人的傳說，他們曾迷失在沙漠裏，殺了馬喝馬血濟急待援，也曾被盛世才監禁起來，險些送了性命，這是一段驚險艱苦的經歷，那時他纔三十三、四歲的英年，誠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我想這段歷煉，對他一生行誼中澹泊自甘，堅忍不拔的性格，有密切的關係。

新疆回來後，他的工作從平綏鐵路調到隴海鐵路西段，再調勘測陝西寶鷄到四川成都的路線，工作地區，一步一步向西南移，與國家被侵，退保西南的勢態，不謀而合，造成他以後的風雲際會。1937年抗戰爆發，政府不久就內遷漢口，龔先生就被調任全國鐵路運輸工務處副處長，並在交通部技術廳負責新路設計，日軍沿江進逼，政府再遷重慶，龔先生就調去國家的後門，擔任滇緬鐵路局第二總段段長去了。

這段時期中，龔先生在兩個特點上出了名，一是不怕苦，二是不怕難，這種氣質，好像很平凡，做工程上職務的人，多少會帶上點，不過在龔

先生身上，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強毅，與他彗星經天似的一生及事功，有不能分拆的關聯，我可以用幾個例子來描繪它：他勘測寶鷄成都線，要越過秦嶺，重山峻嶺，陡波深谷。時值隆冬，山上氣候常在攝氏零下十二、三度左右，他率領了一批測量人員，索性搭了茅蓬常住在山上工作，終於選定了穿越秦嶺的比較路線，為以後寶成鐵路的先導。另一次，他在隴海西段的渭水上造一條橋，必須在來年的洪水期前做好橋基。一經鑽探，發現河床純為砂礫卵石的積層，堅硬密實，樁木難入。龔先生現找參考資料，自造了一架水力噴射機，以高壓水力沖開卵石積層，順利將基樁打入。他就職滇緬鐵路，當地人烟稀少，物資缺乏，他力主就地取材，沒有水泥，就搗了紅土，和了石灰代替；沒有枕木，就地伐林自製，在他的轄境裏，就有七座隧道、五座高架橋是利用這種土材料造成的。

他這種苦幹、硬幹、快幹的作風，到了抗戰後期，在本國及盟國的軍政領袖中受到激賞。現在五十五歲以上的人，大多會記得，抗戰到了那階段，沿海的口岸，全被日本人佔據了，大後方已成為事實上的內陸國家，對外交通，只剩緬甸一條線，從仰光經瓦城、臘戍，進入國界迤邐而東，經昆明、貴陽而達戰時首都重慶，這條路兜了一個大弧形，而且是惟一的通道，在戰略上不得不防範未然，於是政府決定從滇西的祥雲，造一條路北達西康的西昌和已有的西昌樂山公路銜接，從後面進入四川，這任務就落在龔先生肩上，而龔先生也展現了異乎尋常的才華和毅力，五個月之中，在崇山峻嶺中造成了三百公里長的西祥公路，那時昆明有一個話題：龔繼成造路，從動土到通車，一天平均兩公里，當然，那時軍情緊急，國家命脈所繫，動員的路工成千成萬；但在當年簡陋的工具設備，極複雜的地形的情況中，這就成為轟動一時的奇蹟，龔先生以此受到交通部通電表揚，從此，龔先生成為趕工的名家，重要的，緊急的任務，一件接一件交到他手上，他在六十三天中造好呈貢軍用機場的兩公里長的跑道及十二座飛

機庫，搶修滇緬公路時，以六個晝夜修復跨越怒江的懸索橋，政府嘉獎龔先生的功績將原名「惠人橋」明令改名為「繼成橋」。

在那時期的前後，我聽到好幾位追隨龔先生工作的校友說：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在致東南亞盟軍統帥蔣介石委員長的私函中，特別提及並推薦龔先生，稱譽他是中國第一流的工程師。這個文件，在政府汗牛充棟的檔案中，當然已難於追尋了，但當時圈內人言之鑿鑿。我在一個機會中曾問起姨父，他淡淡地一笑：「這種事體有啥要緊。」我就沒有敢再追問下去，事實上，以他輝煌的壯志和事功比較之下，這種揶揄確是無關宏旨的了。

1942年日軍佔領緬甸，將我國最後一條的對外通路截斷，那時龔先生是滇緬鐵路西段工程處處長。從那時起，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的三年中，中國從掙扎圖存，最黯淡的低潮，一步一步反敗為勝，配合了盟軍將侵略軍逼回去，龔先生身居要衝，就大忙特忙起來，跟隨了反攻的節奏，有幾樁大工程要齊頭並進的，一是大後方通往緬印的交通線，該修的修，該造的造，搶修繼成橋就是其中的高峯。二是鋪設從印度阿薩密到雲南的輸油管，龔先生負責國境內的東段。三是反攻所急需的軍用機場，於是在同一時期，兼了那麼多的職務，真正地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八個字。

龔先生一生謙遜和易，和他勇猛無前的任事精神成強烈的對照。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有過一次豪語：

「我手下有幾千個工程師」

那一段時間，交大土木系的畢業生有了個大儲藏庫，沒有別處去或不想別處去的，只要去向龔局長報到，龔先生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只有我自己，幾幾乎碰了釘子，抗戰勝利了，我從翻譯官退役下來，一時沒有去路，就去看姨父，他聽了我的來意，就搖搖頭。

「我看你還是不要跟我的好。」

這句話使我當場一呆，接着他點出了關節所在。

「你是我的姨甥，又是我的寄兒子，這種關係就是你不講人家也會曉得的，我要你做到在別人的眼裏，這兩重關係一絲一毫都不剩，有難的苦的你當先，有好的甜的你輪最後，排頭吃起來比別人加倍，你自問能熬得住嗎？」

「我相信能做得到。」

「和你的爺娘我也要講在前頭的，你是個獨子，不要爲了帶你上路反把好親戚弄得不開心了。」

「爹爹姆媽絕對不會的。」

「話講在前頭總是好，現在政府已內定給我一條路做，你去答應了范先生先到善後救濟總署的芷江分站去暫時做幾個月，等一切停當了我會通知你。」

這是我和龔先生最後一次的談話，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也是我最後一次得到他的訓誨，「不以私害公」這五個字，鞭策了我一生。

龔繼成先生年譜

- 1900 生於江蘇省海門縣二壩鎮，諱繼成，字駿聲。
- 1924 畢業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時稱唐山大學）土木工程系。
- 1924至1929 津浦鐵路北段實習
奉海鐵路幫工程師
- 1929至1933 杭江鐵路測量隊長
杭江鐵路第一總段段長
協助錢塘江大橋勘測及擬訂施工方案。
- 1933至1935 隨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前往蒙古新疆勘察天山南北公路路線。

- 1935至1937 隴海鐵路西段工程局第一總段段長，自製水力噴射器（Water jet）處理卵石河床。
勘測寶雞至成都鐵路路線。
首次採用航空測量與地面測量結合的選線法。
- 1937 抗日戰爭發生。
全國鐵路運輸工務處副處長。
- 1938 交通部技術廳新路設計工作。
滇緬鐵路第二總段總段長。
用紅土石灰混合代替水泥造成隧道七座，高架橋五座。
- 1941 西祥公路副總工程師。
五個月時間造成全長 270 公里的西祥公路，交通部通電表揚。
- 1942 滇緬鐵路西段第二工程處處長。
日軍侵略緬甸。
呈貢機場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呈貢機場在六十三天中完工，政府傳令嘉獎。
- 1943 滇緬公路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兼新工程處處長、
滇緬鐵路局局長、
中印油管工程處處長、
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總工程師兼單竹、白土驛、簡陽軍用機場工程處處長。
政府明令怒江之懸索橋，原名惠人橋更名爲繼成橋。
- 1945 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十八日腦溢血逝世。

附 錄

爸爸的故事二則

蔣龔啓華原文

陳蘭蓀節刪

1941年的一個星期日，在昆明的大街上，一陣強風吹來，吹落了一位中年人頭上的呢帽，他身旁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趕過去把帽子拾了起來，拍拍沾上的灰塵，發現帽子上有一個洞，大聲地說：

「爸爸，你的呢帽破啦，我們到店裏去買一頂新的。」被叫爸爸的接回呢帽，輕鬆地答道：

「它年紀比你還大，當然要有點毛病了，不過它還是蠻好，好再帶幾年，我喜歡舊的，不喜歡新的。」

「爲什麼？」

「舊的像一個老朋友，」他指指孩子身上說：「你不也都穿你哥哥們的舊衣服嗎？」

「是呀！你們都說老大穿新，老二穿舊，我老三就穿破，原來是越破越好呢！」

爸爸聽了哈哈大笑，拍拍孩子的頭說：

「傻小囡，慢慢再跟你解釋罷。」

說笑着父女倆踱進一月書店，等走出來時小女孩已憋了一肚子的氣，問了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爸爸，今天爲什麼不坐汽車出來？」

爸爸呆了一呆，

「噢！爲什麼要坐汽車？今天我不辦公，不辦公坐什麼車？」

孩子不服氣了，

「噢！別的伯伯都坐的，你帶了破帽子，穿了舊皮鞋，蹣跚進出的，像個鄉巴佬，剛才書店裏的小姐對你惡聲惡氣的，你還要笑嘻嘻地賠不是，把我氣都氣死了。」

做爸爸的縱聲大笑，「孩子家氣量放大些，別把這種小事放在心上，我們有太多的大事要幹呢。」

※ ※ ※ ※ ※

一個飛機場落成，舉行慶典並聚餐，母親帶了孩子們也參加了，大家吃得正起勁，爸爸突然在菜盤裏夾出一只大蒼蠅，母親正要開口叫嚷就被爸爸手勢攔住了，小聲地說：

「不要響，不要響。」

接着就笑嘻嘻地夾了一張菜葉，把死蒼蠅包了，鄭重其事地壓在菜盤下面，然後像講故事地和孩子們說：

「爲了一只死蒼蠅就把一盤好菜糟塌掉不太可惜了嗎？在沙漠裏要渴死餓死時就什麼東西都吃得下去了，馬血比什麼都好喝呢？蒼蠅又不是廚子有心放進去的，一叫開讓他吃排頭不是太冤枉了嗎？你們誰噁心吃不下就不要動這只菜好了。」

※ ※ ※ ※ ※

龔夫人季玉如女士畢業南通女子師範學校，現健在。

長子啓英畢業於唐山交大土木系。

次子啓蘇畢業於唐山交大礦冶系。

女啓華、啓蕙畢業於復旦大學。啓莘臺灣師範大學。

後 語

原來雄心勃勃想寫龔繼成先生傳略的，一動上筆就發覺不是那麼容易；龔先生雖是我的尊親，但在工作上，我無緣受到親炙，因而在細節上就知道得不詳盡了，而我羈身海外，收集資料毫無辦法，只能退而求其次，寫我個人對龔先生的認識和感受，對他一生的業積，大多藉我個人記憶，若有誤差，自然是我的文責。

大江東去，浪淘盡多少英雄人物，在歷史的洪流裏，任何人都比得渺小了。即使像漢祖唐宗那樣不世出的雄才，當無情的時間，不休不止地堆積上去，免不了出現了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每一個在歷史上所佔的範幅，不免相對地縮小下去，終於化爲烏有。

因此，身後之名，即使一時聲威顯赫，都是假的，真正的豪傑之士，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但求心之所安，所產生的業績，是否受人賞識；聲名榮譽，是否播諸衆口；得到的酬備，是否澤及後人；在智慧的燭照之下，都成無關宏旨，我自信我這個姨甥，後輩學末，一個私淑者，在四十年後的今日，仍說中了龔先生光風霽月的襟懷。

1986年6月12日龔先生八六冥誕，

書成於美利堅合衆國德薩斯州勒勃克市